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雙城記 何冀平

好想看的一本書(一)

原在《讀者文摘》任編輯的小琴，責編出了一本書，書名叫做《我和于是之這一生》，作者是于先生的夫人李曼宜。曼宜老師今年94歲，非常低調，一貫不肯出頭露面，更從來不講于是之先生的事跡和他光耀四射的一生。她自己寫了一些東西，講明留給子孫看的，不發表。小琴是一個表面溫柔，內裡堅定的編輯，做責任編輯非常有責任感，她不停地向曼宜老師游說，終於把老人說動，於是我們有福了。

這本書詳細記錄了他們夫妻在風波迭起中經歷的滄桑，有了兒子後三口之家的生活，于是之在演繹生涯和個人命運上的艱難苦樂，一個大演員背後不為人知的悲歡，難得兒子孫子都有文章，我雖與于老師共事八年，但許多都是第一次知道，凡是知道此書出版消息的人都急不可耐。小琴邀我去北京參加新書發佈會，於情於理我都應該去，但屆時我人在四川，為下一個創作做調研。

第一次見于是之我還是在校學生，因為家在香港，寫了一個講香港的劇本，應邀去北京人藝談構想。盛夏，走進首都劇場後面的辦公樓，俄式建築高房頂，寬敞靜謐的走廊，暑氣頓消，只是太緊張，手心都是汗。推開創作室的門，嚇了一跳，人藝的幾位巨頭都在，刁光覃、夏淳、田沖、蘇民，于是之站起來，笑容滿面地把我讓到沙發上，我盡量讓自己安靜下來，講出我的故事。講到家人分散兩地，「文革」中音訊全斷，但每年的八月十五中秋，北京家裡都要蒸一個有各式果料的大大的團圓餅，按人口切成分，給香港親人留的餅份，一直放到乾裂得不成形，還留着。我看見于是之動情地在聽。

畢業後，北京人藝向中央戲劇學院要了一個名額，把我要到人藝，我在劇本組當了作家，于是之是我的組長。劇本組裡作家都是男的，只有我一個女性，也是最年輕的一個，他們都叫于是之「老于」、「是之」，我可是一直叫「于老師」，于老師對我也格外呵護客氣。他在後來寫的文章中說：「我們都叫她小何兒……她是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的畢業生，初來時衣着的樸素出乎我的意料，這兩年稍稍地講究些了，或許是覺出了北京人藝不都是老古板兒的緣故。她來劇院交出的劇本是《好運大廈》。」

作家不用上班，每周學習一次，其實是于是之陪我們聊天兒，那時候，劇本組是比劇院黨委辦公室重要的部門。有時候他們男的去于老師家喝酒，于老師和他老伴曼宜老師就住在劇院四樓。

此山中 鄧達智

本家有女初長成(上)

Burns，英國及愛爾蘭很普遍的一個姓氏，仍在香港唸中三時，來自新西蘭的英文老師便姓Burns。

過去粵音港譯「賓斯」，有點硬；Burn與「本」的發音更貼近，中文音譯拼字最後字母的「S」，一般太重，常用斯、士等等。其實英語唸字末「S」來得很輕，幾乎聽不到，法語根本完全免去，不發音。

自從一代超模Christy Turlington下嫁演員/導演Ed Burns，至兩子女先後誕生，按傳統做法，自此隨夫姓，改名為Christy Turlington Burns，目下世代尤其西方甚為稀有。與她同代的名模當中Linda沒結婚、私生兒子的父親為拉丁美洲巨富；Naomi沒結婚也沒有孩子；Cindy先嫁巨星李察基爾離婚後再嫁產兩子女；Claudia嫁英國著名導演Matthew Vaughn產三子女；Kate Moss先誕下女兒卻沒有下嫁女兒父親，另嫁英國著名流行樂手Jamie Hince，未到五年已離婚。

除了Christy，Claudia及Cindy都過着相夫教子的生活；只有Christy按傳統冠上夫姓。生命並非由己主宰，婚嫁、子女的緣分一半是不能改變與生俱來的命，另一半才是可以自主的運；誰勝誰負、誰優誰劣，只有當事人才能定義。

Christy生在中產家庭，父系為德國、愛爾蘭、英格蘭血統天主教徒，母系拉丁美洲薩爾瓦多西班牙與土著混血亦為虔誠天主教徒。父母子女關係非一般良好，字裡行間感受Christy一家非常親密，亦培養出她在時尚行業備受尊重，自十多歲入行以來有待人接物處世的優質態度。當她下嫁愛爾蘭裔的Ed Burns，這份化學作用轉化了，成為另一個雖然在事業上、表面上星光燦爛，然而內涵平實，盡量避免父母行業及圈子影響兩子女成長，比較正常的過程。

除卻在極小歲數，或被媒體偷拍，Christy夫婦一概不公開子女正面照片。當Cindy的女兒Kaia Gerber在十二歲被媒體拍到與Cindy美麗面相相似之後，十四歲她便接觸模特兒工作，十六歲步母親後塵，現時十八歲已是新一代超模。尤其媒體，當然也希望看到公認一代美人Christy的女兒長相；曾指出年輕模特兒受到不同程度的性騷擾及不公平待遇，Christy與丈夫Ed Burns明顯有共識，待子女十六歲，才予公開。在剛過的星期一，《In Style》雜誌在洛杉磯舉行盛大頒獎活動，表揚不同界別人士。作為「Every Mother Counts」創辦人，Christy獲殊榮名正言順。台上發言時，提起她自己今年50歲，女兒Grace Burns過兩天便十六歲……果然，兩天之後，她在社交平台公開了女兒的照片，宣告世人他們本家有女初長成。

■超模Christy Turlington的長女Grace剛滿16歲。作者提供

發式生活 余宜發

照顧母親的小孩

有時我也會覺得，幸福未必是必然。我最近看見香港新聞，報道有關香港有一些小童，原來每天除了做好自己的功課之外，還要照顧身體有缺陷或者障礙的家人。其實有很多鮮為人知的故事，經常在社會上發生，只不過我們可能未必知道，但當你接觸到之後，可能會令到你感覺有些心酸。而這個新聞節目所報道的，就是一個只得八歲的女孩，每天要照顧自己的母親。

其實年紀小小的女孩，理應有一個很好的環境及得到父母好好的照顧而成長。偏偏有些小朋友有着不為人知的遭遇，沒有像今天很多家庭也只生一個小孩，得到萬千寵愛在一身的照顧。

為什麼這個只有八歲的女孩需要照顧母親呢？原來她的母親患有先天性的肌肉萎縮症，在行動上有很大的問題。小女孩每天會不定期地去為母親按摩全身，就是希望母親的肌肉可以得到紓緩。就正如一些日常很簡單的刷牙動作，她的母親也感到吃力。所以這個小女孩每朝早也會放水入刷牙的器皿，然後放上牙膏，便向母親說：「媽媽，牙膏已經準備好，妳可以去刷牙。」跟着便攙扶母親到洗手間。當我看見這個畫面的時候，真的覺得很心酸，這麼小的女孩，其實要照顧自己已經不太容易，還需要照顧母親，談何容易。但她很樂觀，問到她現在照顧母親是不是很辛苦？她便說：「雖然辛苦，但每個小朋友都愛自己的母親，沒有大不了。」聽到這個小女孩的說話，我的眼淚忍不住流下來了。

所以這個世界上，幸福不是必然，而且有一個這麼懂事的小女孩，我相信她雖然照顧母親之餘還要為自己的學業努力，但將來她一定是一個很有成就的人，因為從小時候已經領略得到，懂得照顧別人及明白到世上有很多事情未必一定盡如人意，但只要努力，事情便可以解決。所以在這裡，亦希望每位已經很幸福的小朋友，好好珍惜現在的一切，得到幸福便要感恩。如果有機會看見這個小女孩的遭遇，應該要知道自己原來是這麼幸運。

看完這個電視節目之後，我覺得我們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要好好幫助這些小朋友，讓他們可以健康成長，當然如果經濟能力許可，也可以協助他們得到幸福。

隨想國 興國

星星隨想

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有兩位瑞士的天文學家獲得，與另一位加拿大的物理學家平分獎金。兩位瑞士天文學家是因為「發現了一顆圍繞太陽型恒星運行的外行星」而獲獎。這是自一九九三年，因為「發現了新一類脈衝星」獲頒諾貝爾物理獎之後，第二次因為發現星星而獲獎。

西洋的兒歌中，關於星星的歌曲，相信不少人都曾聽過或者會唱，就是著名的「一閃一閃亮晶晶的小星星」。但生活在都市的人，唱過這首歌和長大之後，有多少人會抬頭仰望天空，仰望時又能看到幾顆亮晶晶的星星呢？

英國詩人雪萊說，星星，是天空裡的詩。從前的人談戀愛時，都喜歡到海邊，到山上看星，想來是想藉詩意來令愛情滋長。如今這樣的浪漫就少了，因為詩，在港人的閱讀裡，是極少極少的。

星星，在很久以前還是未有燈火或者是點着油燈的時代，相信滿天都是的，那時就認為天上的星星多如恒河沙數。如今在電燈和霓紅燈充斥的時代，能看到的星星就少了很多很多。但是如今就我們所知，宇宙的星星，實際比看到滿天星的時候，還要多上不知多少倍。

天空那麼多的星星，人類曾經站過上去的一顆星，就只有月球而已。什麼時候，人類還會站到第二顆星星上？什麼時候，科學家才會發現在星空裡，有一顆是適合人類移居的？發現之後，又如何把人類移居到那顆星上？從那顆星上，會回頭指出地球原來在哪裡嗎？

無數的星星，難道沒有一顆住着像人類般的智慧生物嗎？如果真有，那裡的智慧生物會像地球人一樣，三不五時就會發動戰爭嗎？或者像香港現今的情況一樣，每逢假日，只能看到暴徒擲出的火星？

古今談 范舉

韓中旋與台灣電影《玉卿嫂》

成報前總編輯韓中旋走了，享年八十四歲。他是成功報人，精於詩詞歌賦，文筆艷麗而生動，更善於廣東話的三及第文章，能夠把香港的各個階層的心理狀態刻畫得淋漓盡致。他以珠珠和碧琪的筆名，化身為中環麗人，周旋於高層人物和各界精英之間，風騷動人。有些讀者迷上了這個靚女，不斷寫信追求，笑話一籮。

用一句話來概括韓中旋一生的性格：「劍膽琴心」，他有行俠仗義的豪情，更有溫柔細密的女性情懷，善於觸摸對手的心理，很容易討人歡喜。大家都聽過了「打炮21響 送御妹過海」被人談論超過半個世紀的著名標題，挖苦了殖民主義者，結果港英政府施加壓力，他被金庸炒了魷魚。他也為了一個老朋友，寫了八篇文章，介紹台灣電影《玉卿嫂》，讓這一齣被所有電影界看淡的「票房毒藥電影」起死回生，賣個滿堂紅。

韓中旋喜歡研究中國封建時代女性悲劇的來龍去脈，從西施到潘金蓮都受到了禮教的壓抑，但又敢作敢為。他的一個老友退休了，拿着很少的退休金，購買了台灣電影《玉卿嫂》的版權，從邵氏老闆邵逸夫到電影院線的大老細，都認為這部電影是票房毒藥，因為節奏慢，而且描繪女性的心理，上映又把一部分最激情的床上戲剪掉了，對白又不多，重點描繪玉卿嫂的表情和內心活動，用行內話來說「中秋月餅，悶極」。

韓中旋很擔心他的老友，賠光了退休金，晚年唔過得世，為老友出謀劃策，如何宣傳好這一部電影，提出一定要爭取還看西片的、大陸電影的觀眾，從反封建的角度進行宣傳，故事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廣西小城桂林，從房屋、傢具、鄉間小路都要保持當時的特色，玉卿嫂是一個女傭，鵝蛋的臉，漂亮，三十歲出頭，是一個寡婦，受盡了封建禮教的壓制，平日謹小慎微，害怕別人說閒話，但她身邊長期有一群男人追逐。她卻愛上了一個比自己年輕十歲的瘦削溫文爾雅的慶生，把所有的工資和積蓄，都供給慶生，展示出母愛和強烈的性慾，但又要全力收藏起來，扮作正經。她預感到危機之所在，這個年輕人很可能和他年齡差不多的美麗女性談起戀愛來。最後，慶生搭上了戲班的美麗花旦，玉卿嫂絕望了，她用刀刺死了慶生，然後用刀鋒插入自己的胸膛，再擁着自己深愛的男人死去。溫柔的女人，死得剛烈。

玉卿嫂為了這段愛情，努力保守愛情秘密，也擔心禮教的束縛，這條絕路終於證實走不通。韓中旋連續寫了八篇文章，讓讀者看到了另一個現實版的西施和潘金蓮的心路歷程，敢於行動，慎於防範，情慾似火，思路如冰雪一樣冷靜。以女人的角度，分析了對禮教的抗拒，對自由的追逐，對愛情的嚮往，最後冷靜地殉情。

韓中旋從中西的角度，讓讀者看到了《亂世佳人》女主角的敢愛敢恨，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敢於犧牲，也讓懂得中國典故的中國人，看到了面對着吃人的禮教，敢於抗爭和焚身的烈女；看到了桂英斥王魁、杜十娘的勇敢。讀者覺得這齣電影的確反映了新潮流，反映了追尋自由的可貴，非看不可。結果，台灣的文藝片打破了當年的票房紀錄。韓中旋的老友也因此渡過難關，獲得了一筆養老的積蓄。為了老友，全力以赴，創造了化腐朽為神奇的奇跡，電影老闆認為「一日就會落畫的電影，結果連上映了六個星期，盆滿缽滿」。韓中旋注重情義，可見一斑。

百家廊 扶雲

村戲的記憶

著名作家賈大山，是一位河北籍的已故平民作家，一位曾讓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流淚的知交、故友。習近平曾撰文《憶大山》稱讚賈大山——「有着洞察社會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獨特視角，充滿了對社會的關注和對人民的感情。」值得欣慰的是，2015年末賈大山的小說《村戲》被改編成同名電影在河北井陘拍攝。

提起村戲，我們內心的記憶與感慨總會很多。對於村戲的記憶，是有關鄉村文化的記憶，這種記憶根植於你我他的內心，無須提醒，便會自覺地浮上心頭。村戲這種以勞作為前提的放鬆，是為村裡所有人着想的善良品質和人文訴求。在它們無聲變遷過程中，我領悟到了村戲的無限靈性。

我的家鄉在充滿文化底蘊的京東地區。記得小時候的農閒時節、年前節後，經常有村戲上演。約戲班子、籌戲款子，是村中唱戲的前奏。村人們意識到溫馨的群體娛樂對於他們的重要性，村戲這種很好的文藝形式，可以讓人們靜下心來想想傳說、回味歷史、品品人性、聽聽胸口，讓勞累的筋骨休整一下。

看村戲是看熱鬧也是看門道，即便年景不好時，村裡主事兒的人們想向各家籌點兒錢，也很少有人不掏錢，無論大人孩子，還是姑娘小伙的心裡，都像烘了銅爐子一樣熱呼呼的。村戲是農事忙碌間隙的文化傳播，文化傳播影響並造就了下一輩的戲劇細胞，那些鑼鼓敲出的空氣裡都有戲劇人物的靈犀眼睛。

一般是村中能說會道的婆婆或德高望重的公公，特別是家鄉太平莊南頭的三奶奶、二大爺，還有村北頭的張大伯、李老爹，他們平時熱衷於看戲，又有閒空兒，主事兒的任務便落到他們身上了。這些長輩在忙活之中，我發現，奔走相告的村民臉上笑成了花兒，使平靜的村子煥發出誘人的神采。

小村唱戲，搭戲台子不講究，一般會選在鄰村學校的小操場上，或選在當街南頭的空場上。有的戲班子自備木板、鐵管，幾個壯漢兩三個鐘頭就可搭成；有的戲班子叫村民搬桌子平放着鋪成戲台，再扯上篷布便成。戲班人手緊時，村裡一些年輕的俊俏後生和姑娘媳婦也會參與其中。表演內容都是一些歷史傳統劇目，唱腔是具有華北濃郁地方特色的評劇、蓮花落等。只要村戲在村裡演出，我便和每個村人一樣，都被一種好奇所牽引，靜心去看每一場村戲演出，而且看得如癡如醉。

我記得，幼時看評劇《楊三姐告狀》中的一個情節：楊二姐被高家害死，高家為掩蓋真相，還大操大辦喪禮，親友紛紛前來弔喪，來自高家的一位老年婦女進門就張嘴號啕：「我的……」她剛一張嘴，被辦喪的人禮節性一勸，便即刻止住聲，連那句拖腔的後半截都捨不得放出來，直接接話茬兒：「哪兒吃去？」（唐山話）這種裝出的悲傷——讓看戲的人們不由地大笑，笑完卻感覺很不是滋味。

村戲是農耕文明的一面旗幟，凝聚着村民的悲喜憂傷，撫慰着他們近乎粗糙乾涸的心靈。村民們從戲曲中學到了傳統的生死道義、處世哲學和原始的悲歡激情，滿足了釋放痛苦、戲謔平庸、崇拜英雄的心情愉悅。大凡一個人在愛恨情仇的熏陶之後，最容易流露真情。

戲是有翅膀的，村戲會在哪裡築巢？「口袋房、萬字炕、山中茅屋土坯牆，煙囪落在地面上。」民間戲曲表演，在淳樸的生存環境中進行着最原汁原味的才藝表達和個性展示，大姑娘、小媳婦悉心梳妝打扮，劉海兒有的自然飄逸，有的用剪刀橫過一刀，頭髮上搽了梳頭油，滑溜溜的，亮燦燦的。她們的髮髻形狀圓中帶扁，有的罩上黑線網子，穿一根銀簪子，有的插一根髮夾，戴一支絨花兒，彷彿她們不是觀眾，隨時都會變成演員，如同商量好了似的，不少婦女穿着平時捨不得穿的花衣裳，拿了自己一年來積攢的零花錢，結了伴兒、揀了近路往戲場上趕。

泥屋、灰瓦、舞台、小河、樂鼓、擊器、人群，回想起來，這一切真是令人歎為觀止。村子裡的戲台是整個村子的文化靈魂所在，這正是鄉土民俗的底蘊所在。唱戲前幾天，大人、孩子們競相傳告，家家笑語盈盈，喜笑顏開，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這也正是村戲獨立於幕布電影之外的價值，好像偌大的曠野就是它的天地。開戲當日，戲台下早已擺滿了磯石、稻草墊、磚摞、柳條板凳，早有村民在自我設座、佔地兒和嘮嗑。

夜色瀰漫以後，一陣鑼鼓咚咚鏘鏘，喇叭裡傳來一段開場白，於是戲劇開演了。村裡唱戲必有一個打嘎巴鼓的，一個打板眼的，一個敲銅鑼的，再有一個拉胡琴的，這台戲才演得輝煌斑斕。在電影、電視還沒有完全形成氣候的時候，舊的村戲就是真人對真人面對面的心靈碰撞，使人感到非常愉快。戲台下人頭攢動、煙氣繚繞，賣香煙的、烤白薯的、蒸年糕的，生意一片紅火。戲台的邊邊角角，賣花刀紅纓槍的、賣冰糖葫蘆的、耍猴兒的，一應俱全，組成一幅天然的民風民情風俗畫。

村戲像春風細雨，像詩歌舞蹈，像野草野花，是我們心中永不消失的鄉愁，在我們精神高處熠熠閃爍，在我們心靈的原野散發着經久的芬芳。舊的村戲，今日因觀眾、票房像落日蒼茫的時候，內心渴望它像新月從夜晚的幕上出現，我能為看到電影、電視和戲劇的多重光輝而歡悅不勝。人們在古老淳樸的村戲中獲得情感的熏陶和道德的昇華，同時也領略到那份濃濃的鄉土氛圍和醲醲的人間親情。

演藝蝶影 小蝶

歌仙陳歌辛

有些人聽音樂或歌曲，會關心歌曲和歌詞由何人創作。我聽歌時，卻往往不太理會歌曲背後的創作人到底是誰，只要那是一首好歌便成了。因此，很多時候，即使一些歌曲我早已耳熟能詳，卻還是不知道原來是某某人作曲或作詞。

就像陳歌辛這位著名的作曲家和作詞家吧，相信大部分讀者都未必認識其名字。可是，若果我告訴你他的作品，你一定會驚訝，因為他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寫成的作品在當時都是非常流行，唱個街知巷聞。到了今天，更加成為一首首經典金曲。

那麼，哪些是他所創作的曲或詞呢？

《夜上海》。即使你不熟悉國語時代曲，這首以音樂將四十年代繁花似錦的上海描繪成一幅風情畫的流行歌曲你總會聽過吧？此曲的作曲者正是陳歌辛，填詞范煙橋，演唱者是「金嗓子」周璇，是一九四六年的電影《長相思》的插曲。該片的另一首插曲《花樣的年華》亦是由陳、范、周三人合作，也是一首經典的國語金曲。

《莫負青春》。《莫負青春》是周璇擔演的一齣著名電影，改編自《聊齋誌異》的〈阿綉〉，由吳祖光導演，周璇一人分飾少女和狐仙兩角。同名主題曲《莫負青春》亦是由周璇演唱，導演吳祖光作詞，陳歌辛作曲。還記得「小小洞房燈明亮，手扶欄杆細端詳」這首歌曲嗎？它正是此片的插曲《小小洞房》，比主題曲更加傳誦，亦是出自陳歌辛的手筆。

《鳳凰于飛》和《前程萬里》。電影《鳳凰于飛》的同名主題曲《鳳凰于飛》是周璇的名曲，由陳歌辛作曲，陳蝶衣填詞。其插曲《前程萬里》更加廣為人知——「我們是年輕的一群，有的是熱情和誠懇。打起了藝術的旗幟，展開長途旅行。」這首歌曲曾經是無綫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製作一個名叫《青春樂》的綜合性節目的主題曲，由首數屆藝員訓練班畢業生主演。

《永遠的微笑》。不消說，陳歌辛與周璇合作的《永遠的微笑》自然成為「歌仙」和「金嗓子」的經典歌曲。此曲由陳歌辛作曲填詞，據說是為其妻子金嬌麗的微笑而創作。妻子的一個永遠的微笑，也將歌仙在音樂界上永恒了。

《玫瑰玫瑰我愛你》。這首歌曲不用多介紹吧？它由陳歌辛作曲，吳村填詞，姚莉主唱。向來香港的歌曲只有改編外地原創曲，《玫瑰玫瑰我愛你》卻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被美國樂壇改編為英文歌曲《Rose Rose I Love You》，由Frankie Laine演唱，並且迅即成為流行曲，在當地Billboard樂壇流行榜排名第三。

《恭喜恭喜》。每逢過年，大家都會聽到這首由姚敏和姚莉兄妹合唱的《恭喜恭喜》，視作新春過年的賀年歌。原來陳歌辛創作此曲的原意並非是作賀年之用，詞中的「恭喜恭喜」是歌者恭喜中國抗戰勝利，恭喜大家在戰爭中活下來。

《戀之火》。陳歌辛作曲的《戀之火》不但是「一代妖姬」白光的經典之作，也造就了徐小鳳的出現，因為她在一九六六年憑《戀之火》參加「香港之鶯」的歌唱比賽奪魁，從此開展她的歌唱事業。

陳歌辛真不愧為歌仙，在他短短的四十多年的生命中創作了三百多首歌曲或歌詞，曾經與當年「上海灘七大歌后」的周璇、姚莉、李香蘭、龔秋霞、白光和白虹六位著名歌星合作，所作的歌曲到了六七十年後的今時今日，仍然被視為金曲。他更創作了中國首齣音樂劇《西施》，是中國音樂劇的先行者。這樣有才華的人卻命途多舛，在四五十年代被捲入政治漩渦後死去。不過，他的作品卻在音樂界上不朽。